



荒原狼

DER STEPPENWOLF

〔德〕赫尔曼·黑塞 著 赵登荣 倪诚恩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Hermann Hesse

黑 塞 文 集

荒原狼

DER STEPPENWOLF

〔德〕赫尔曼·黑塞 著 赵登荣 倪诚恩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荒原狼 / (德)黑塞(Hesse, H.)著;赵登荣,倪
诚恩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5
(黑塞文集)
ISBN 978-7-5327-5427-4

I. ①荒… II. ①黑… ②赵… ③倪… III. 长篇小说—德国—现代 IV. ①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41141号

Hermann Hesse

DER STEPPENWOLF

本书中文简体版由 Suhrkamp 出版社授权
Copyright 1955 by Hermann Hesse. All Rights
reserved by Suhrkamp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

图字:09-1996-025号

黑塞文集·荒原狼 [德] 赫尔曼·黑塞 / 著 赵登荣 倪诚恩 / 译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常熟市华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8.5 插页 5 字数 137,000
2011年5月第1版 2011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8,000册

ISBN 978-7-5327-5427-4/I·3163
定价: 28.00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512-52397878

译本序

《荒原狼》是二十世纪著名瑞士籍德裔作家赫尔曼·黑塞（1877—1962）的名著之一，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六月。小说问世后，先后被译成近二十种文字，在文学界和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

黑塞出生于德国西南部的小城卡尔夫的一个牧师家庭，是在具有浓厚宗教色彩和东方精神的环境中长大的。少年时期，黑塞不堪忍受僵化的经院式教育，中途辍学，先后当过工厂学徒、书店店员。他对文学怀有浓厚的兴趣，刻苦自学，并开始写作。二十世纪初，黑塞陆续发表了《彼得·卡门青特》、《在轮下》、《盖尔特鲁特》等长篇小说，成为知名作家。一九一一年，游历印度，翌年回国，迁居瑞

士，一九二四年入瑞士籍。黑塞著作甚丰，其中重要的有长篇小说《德米昂》、《席特哈尔他》、《纳尔齐斯与戈尔特蒙》和《玻璃珠游戏》。一九四六年，黑塞获歌德奖金和诺贝尔文学奖。

黑塞的小说大多以青年为描写对象，反映他们的生活、苦闷、彷徨与探索。而《荒原狼》描写的则是中年艺术家的精神危机。小说主人公哈里·哈勒尔自称荒原狼，一只“迷了路来到我们城里，来到家畜群中的荒原狼”。哈勒尔年轻时曾想有所作为，做一番高尚而有永恒价值的事业，他富有正义感，具有人道主义思想。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他的理想破灭了。他反对互相残杀战争，反对狭隘的民族沙文主义和军国主义，却招来一片诽谤与谩骂；他到处看到庸俗鄙陋之辈、追名逐利之徒，各党各派为私利而倾轧。他深感时代与世界、金钱与权力总是属于平庸而渺小的人，真正的人却一无所有。社会上道德沦丧、文化堕落，什么东西都发出一股腐朽的臭味。荒原狼与这个社会格格不入，在他看来，周围的一切都只不过是一场游戏。他感到非常痛苦孤独，他烦躁不安，无家可归，“啊，在我们的世界……要找到神灵的痕迹是多么困难啊！在这个世界，我没有一丝快乐，在这样的世界，我怎能不做一只荒原狼，一个潦倒的隐世者。”

哈勒尔的精神痛苦与危机并不是通过描写他与现实的直接矛盾冲突，而是通过自我解剖、通过灵魂的剖析，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读者面

前。荒原狼“失去了职业，失去了家庭，失去了故乡，游离于所有社会集团之外……时时与公众舆论、公共道德发生激烈冲突……宗教、祖国、家庭、国家都失去了价值……科学、行会、艺术故弄玄虚，装模作样”，使他感到厌恶。这是他与外部世界的矛盾。他的内心也充满矛盾：他既有人性，又有兽性，既有高尚光明的一面，又有庸俗阴暗的一面；他憎恨小市民，又习惯于小市民的生活；他憎恨秩序，又摆脱不了秩序。他在魔剧院中剖析了自己的灵魂，看见自己分裂为无数个自我，再次经历了青少年时的爱情生活。他发现驯兽者、部长、将军、疯子在他们的头脑中想得出来的思想也同样潜藏在他自己身上，也是那样可憎、野蛮、凶恶、粗野、愚蠢。于是他决心把邪恶忍受到底，再次游历自己的内心地狱，净化自己的灵魂，以求得心灵的和谐。他不再那么悲观了，他相信总有一天会学会笑。“莫扎特在等我。”

很清楚，荒原狼的精神危机和疾病并不是个别现象，而具有一定的典型性。正像作者借出版者的口所说的那样，“这是一个时代的记录……哈勒尔的心灵上的疾病并不是个别人的怪病，而是时代本身的弊病，是哈勒尔那整整一代人的精神病。”黑塞生活的时代，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各种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和寄生性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来。黑塞预感到一个新时代正在到来，但

他对这个新时代既没有明确的概念，也没有正确的认识，他既反对美国的典型的资本主义制度，又不赞同布尔什维克革命和苏维埃制度。他的主人公哈勒尔就是那种“处于两种时代交替时期的人，他们失去了安全感，不再感到清白无辜，他们的命运就是怀疑人生，把人生是否有意义这个问题作为个人的痛苦和劫数加以体验”。在那“技术与金钱的时代，战争与贪欲的时代”，人们追求的是赤裸裸的物质利益，精神道德不受重视，传统文化和人道思想遭到摧残。像哈勒尔这样的正直知识分子与严酷的现实发生冲突，他们既不愿同流合污，又看不到改造社会的出路，看不见群众的力量。他们惶惑、彷徨、苦闷。他们内心的痛苦与矛盾是他们与社会现实发生矛盾的反映。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存在不断产生荒原狼的条件和土壤，尤其在社会发生动荡的危机时期，总有不少人陷人与荒原狼类似的境界与危机中，他们在《荒原狼》中找到某种共鸣。这也许是《荒原狼》以及黑塞的其他作品在六十年代后期和七十年代在欧美日本风行一时的一个原因吧。

黑塞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反对战争。他在小说中敏锐地指出，人们并没有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吸取教训，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在热心地准备下一场战争，成千家报纸、杂志，成千次讲演、公开的或秘密的会议在宣扬虚假的爱国主义，煽动复仇情绪。黑塞通过小说警告

人们，一场新的更可怕的战争正在酝酿。小说发表十二年后，希特勒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再次把德国和世界推入痛苦的深渊。黑塞的警告可谓不幸而言中了。

在一九四一年《荒原狼》瑞士版后记中，黑塞写道：“荒原狼的故事写的虽然是疾病和危机，但是它描写的并不是毁灭，不是通向死亡的危机，恰恰相反，它描写的是治疗。”那么，他的治疗药方是什么呢？小说里一再出现莫扎特和不朽者。他认为，人们必须用具有永恒价值的信仰去代替时代的偶像，而这信仰就是对莫扎特和不朽者的崇敬，对人性的执着追求。正像黑塞的作品中许多东西都是象征性的一样，这里，莫扎特和不朽者都具有象征意义，代表具有永恒价值的、美好的、人性的、神圣的、高尚的精神。他希望人们多一点爱，多一点信仰，用爱代替恨，用和解代替复仇，用真正的文化代替肤浅的、商品化的假文化。黑塞开的治疗药方对单个的人也许有一定的疗效。如果他们听从作家发自心灵的呼声，也许会转向自我，去克服身上卑下污浊的东西，提高自己的道德，陶冶自己的情操，追求内心的和谐与良心的安宁，在精神中求得一丝慰藉，在所谓变成一个真正的人的道路上前进一小步。但是，在一个污浊的社会里，这样做的结果也只能是洁身自好，独善其身。对整个现实社会来说，这终究不是什么有效的良药妙方，因为它不是引导人们去参加改变社会的实践活

动，社会上的卑污龌龊不会自行消除，他们与现实世界的矛盾也将无法克服。

黑塞对荒原狼精神危机的分析、对他所生活的时代的精神文化日趋没落的描写，无疑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否定和抗议。从小说中可以看出，他追求抽象的自由，探索永恒的人生价值，希望人的个性得到充分发展。这些，对一个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作家来说，自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他的小说对我们了解资本主义社会，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

正像黑塞的许多作品都带有明显的自传性质一样，《荒原狼》也是作家本人生活经历与精神危机的写照。“出版者”在序中说：“我相信，他描写的内心活动也是以他确实经历过的一段生活为基础的。”黑塞写作《荒原狼》时，像他的主人公哈勒尔一样，正向五十岁迈进。第一次大战中的经历清晰地留在他的脑海里，还在折磨他。他与周围世界的许多价值观念、与变成自我目的的现代文明格格不入，他看到人的精神与灵魂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而受到损害。他感到脚下是燃烧的地狱，灾难与战争向人们逼近，加上家庭与个人生活的不幸——与第二个妻子离婚，疾病的折磨——他几乎面临崩溃的边缘。他内心混乱，情绪低沉，痛苦不已，简直无法忍受。他这位隐世者狂乱地走出书斋，喝酒跳舞，参加化装舞会，爱恋漂亮女人，满足

原始本能的要求，以此麻醉自己。他在这一时期给朋友的信中多次提到，他几乎要自杀。而黑塞在创作时，常常把自己摆进去，写他自己体验过、感受过的东西。一九三七年，黑塞在回忆他的创作生涯时说：“面对充满暴力与谎言的世界，我要向人的灵魂发出我作为诗人的呼吁，只能以我自己为例，描写我自己的存在与痛苦，从而希望得到志同道合者的理解，而被其他人蔑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黑塞在小说中描写的是对自己无情的剖析。哈里·哈勒尔和赫尔曼·黑塞这两个名字的开头两个缩写字母都是H，这不是偶然的巧合。

《荒原狼》没有曲折复杂的情节，没有众多关系错综的人物，而着重描写主人公哈勒尔的内心世界。哈勒尔的自述不管一次“穿越混乱阴暗的心灵世界”的地狱之行。小说结构严谨，从三个不同层次把荒原狼的灵魂展现在读者面前。第一层，作者以出版者序的方式描写荒原狼的外表、生活方式和人格以及给他——普通市民——留下的印象；第二层是穿插在自述中的《论荒原狼——为狂人而作》的心理论文，论述了荒原狼的本质与特性；第三层是哈勒尔自述，这是小说的主要部分，用第一人称叙述哈里·哈勒尔在某小城逗留期间的经历与感受、矛盾与痛苦。作者运用了内心独白的技巧，穿插了很多联想、印象、回忆、梦境、幻觉，把现实与幻觉糅合在一起。在小说结尾的魔剧院一节，这种意识流的运用达到了顶点。德国著名作家托马斯·

曼于一九三七年在一篇文章中就曾指出，黑塞的《荒原狼》在试验的大胆方面并不比乔伊斯的《尤利西斯》逊色。

《荒原狼》问世以来，批评界与读者褒贬不一，反应不同，对它的理解与看法悬殊很大。黑塞自己也说小说常常被人误解。《荒原狼》确实是一部不易理解的小说。但是，《荒原狼》是黑塞的代表作之一，是二十世纪世界文学中的重要作品之一，对这一点，看法是比较一致的。《荒原狼》和黑塞的其他作品至今仍是东西方研究者的题目，在六七十年代欧美日本等许多国家的黑塞热中吸引了许多读者。黑塞的思想受过中国文化，尤其是老庄学说的影响，这一点在他的作品中也有所反映。他的早期作品《彼得·卡门青特》和《在轮下》及部分散文、短篇小说已译成中文出版。现在，我们把《荒原狼》译出，介绍给中国的文学界和读者，以期引起更多的读者和评论家对这位重要作家的兴趣与研究。

译者

出版者序

本书内容是一个我们称之为“荒原狼”的人留下的自述。他之所以有此雅号是因为他多次自称“荒原狼”。他的文稿是否需要加序，我们可以姑且不论；不过，我觉得需要在荒原狼的自述前稍加几笔，记下我对他的回忆。他的事儿我知道得很少；他过去的经历和出身我一概不知。可是，他的性格给我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不管怎么说，我对他十分同情。

荒原狼年近五十。几年前的一天，他来到我姑母家，提出想租一间配有家具的房间。当时，他租下了上面的小阁楼和阁楼旁边的小卧室。过了几天，他带了两只箱子和一大木箱书籍来到姑母家，在我们

这里住了十来个月。他独来独往，非常好静。只因我们两人的卧室紧紧挨着，有时会在楼梯上和走廊里相遇，所以才得以相识。此人不善交际，非常不合群，我还没有见过别的人像他这样不合群的。正像他自己有时说的那样，他的的确确是一只荒原狼，一只从另一个世界来的陌生、野蛮，却又非常胆小的生物。由于他的秉性和命运的缘故，他的生活到底是怎样孤独，他又如何自觉地把这种孤独看作他的命运，这些我当然是后来读他留下的自传时才知道的。但是，以前我跟他有些小小的接触，有过简短的交谈，对他这个人已经略知一二。我发现，我从他的自传中得到的印象和从以前亲身接触而获得的印象——自然是肤浅得多，不完备得多——基本上是一致的。

荒原狼第一次走进我们家向我姑母租房子时，凑巧我也在场。他是中午来的，桌上吃饭的碗碟还未收拾，离我去办公室上班的时间还有半小时。我一直没有忘记第一次相遇时他给我留下的那种性格不统一的奇特印象。他拉了拉门铃，走进玻璃门，我姑母在昏暗的过道里问他有何贵干。而他——荒原狼——却抬起头发剪得短短的脑袋，翘起鼻子，神经质地东闻西嗅，既不说明来意，也不通报姓名，只是说，“噢，这里气味不错。”他说着，微微一笑，我那好心的姑母也向他微微一笑。我却觉得用这种话问候致意未免太滑稽了，因此有点讨厌他。

“啊，对了，”他接着说，“您要出租房间，我来看看。”

我们三人一起上楼，到了阁楼上，我才得更仔细地打量他。他个子不是很高，但是他一抬手一举足都像是个大个子。他穿着时髦舒适的冬大衣，服饰大方，但稍欠修整，胡子刮得光光的，头发剪得短短的，已经有些灰白。起初，他走路的姿势我一点不喜欢；他步履蹒跚，举步犹豫迟疑，和他那有棱角的脸型以及说话的声调与气派极不相称。后来我才注意到，而且也听说了，他有病，行走很困难。他奇怪地微笑着察看楼梯、墙壁、窗户以及楼梯间又旧又高的柜子。当时，看见他那样奇怪地笑，我觉得很不舒服。看样子，他很喜欢这一切，同时又觉得这些东西似乎都很可笑。总之，这个人给人一个印象，好像他来自另一个陌生的世界，来自某个异域之国，他觉得这里的一切都很漂亮，同时又有点可笑。我只能说，他很客气，很友好。他二话没说，立刻同意租我们的房间，同意我们提的房租和早餐费；可是，在他周围，我总觉得有一种陌生的、别扭的或者说敌视的气氛。他租了那间小阁楼，又租了卧室，请我姑母给他讲了取暖、用水、服侍诸方面的条件以及房客注意事项，他很友好地注意听着，一一表示同意，并马上预付了一部分房租；可是另一方面，他又像事事心不在焉，似乎觉得自己的举动十分可笑，没有把它当一回事儿，好像租房子、和别人说德语对他说来是一件非常希奇、非常新鲜的事

儿，他内心深处似乎在想别的什么根本与此无关的事。这些是我当时对他的印象。如果他没有其他特性加以补充更正的话，我对他就不会有好印象。一见面，我就很喜欢他的脸；他的脸上虽然有陌生的表情，我还是很喜欢，他的脸也许有些奇特，显得悲伤，但又显得精神，充满思想、活力和睿智。虽然他似乎颇费了一番努力，才做到那样彬彬有礼、和善友好的举止，但是他决然没有傲慢的意思。恰恰相反，他的神态近乎恳求，几乎使人感动，这一点我后来才找到解释，不过当时我一下子就对他产生了一些好感。

还没有把两间房子看完，其他方面的交涉也尚未结束，我的午休时间就完了，我该去上班了。我向他告辞，让姑母继续接待他。晚上我下班回家，姑母告诉我，陌生人租了房间，这两天就搬进来，他只请求我们不要到警察局去申报户口，他说，他是个有病的人，在警察局填写各种表格，站着等候以及诸如此类的事受不了。现在我还记得很清楚，当时，他这要求使我吃了一惊，我警告姑母不要答应这个条件。在我看来，他怕警察这一点同他身上那种神秘的、陌生的东西正相吻合，他不想引起别人的怀疑。我劝姑母，无论如何不要答应素不相识的人这种奇怪的要求，满足了这种要求，有时会带来麻烦。可是说到这里我才知道，姑母已经答应满足他的愿望，而且完全被陌生人迷住了，她对房客从来都是以礼相待，非常亲切友好，总是像大娘那

样，甚至像慈母那样对待他们。以前，这一点也曾经被某些房客利用过。头几个星期，我们对新房客的态度依然很不相同：我挑了他一些毛病，姑母却每次都热心地护着他。

不申报户口这件事我总觉得不对头，我想至少要了解一下姑母对这位陌生人的情况，对他的身世和来意知道些什么。果然，她已经知道了一些情况，而那天中午我走后，他并没有呆多长时间。他告诉她，他打算在我们城里住几个月，跑跑这里的图书馆，参观一下这里的古迹。他只租这么短短几个月，这原本不合我姑母的意；不过，他那些特别的举止，倒赢得了我姑母的心。总之，房子已经租出去了，我的反对成了马后炮。

我问姑母：“为什么他要说，这里味道不错？”

我的姑母有时颇能猜测别人的心思。她回答说：“这一点我很清楚。我们这里整齐干净，生活和善规矩，他很喜欢这种味道。你看他那神气，好像他许久以来已经不习惯于这种生活，而同时又需要这种生活。”

我心里想，那好吧，随他的便吧。“可是，”我对姑母说，“如果他已不习惯这种整齐规矩的生活，那该怎么办呢？要是他邋里邋遢，把什么都弄脏，晚上喝得醉醺醺地回家，你怎么办？”

她哈哈笑了一声，说：“看看再说吧。”于是我也就没再说

什么。

事实上，我的担心完全没有道理。这位房客虽然很任性，生活又没有规律，但是他并不令人讨厌，也不碍我们的事儿，到今天我们还牵记着他。不过在心灵上，他却常常使我们两人——姑母和我——不得安宁，坦率地说，直到现在，我一想起他心里还总是无法平静。我有时候晚上睡觉时会梦见他；他在我的心里变得可爱起来，尽管如此，但只要想起他，想起有过他这样一个人，我就感到不安。

陌生人名叫哈里·哈勒尔。两天以后，一个车夫送来了他的东西。其中有一只皮箱很漂亮，给我的印象颇深；还有一只大箱子，分成好多格儿，看来，这只箱子已经游遍五大洲，因为箱子上贴满了许多国家，包括远隔重洋的许多国家的不同旅馆和运输公司的标签，标签已经退色发黄。

接着他自己也来了，我逐渐和这位奇人熟悉起来。开始，我并没有主动去接近他。一见面我就对哈勒尔很感兴趣，但在最初几个星期，我没有采取任何步骤主动与他接触，和他谈话。不过，我得承认，从一开始我就注意看他，有时趁他不在还进了他的房间，我完全出于好奇搞了一些间谍活动。

关于荒原狼的外表，我已经作过一些描写。第一眼他就给人一个